

台灣「屙屎嚇番」傳說及 「大人國」民間故事之探究

鄭美惠*

摘 要

台灣在漢人逐漸移入並進行墾拓的過程裡，不斷地讓先住民原來的生活空間受到擠壓，致使雙方的衝突日益增生。在這樣的情態下，漢人如何於衝突中減低傷害，獲得勝利，是其最大的希望。如此的心理機制，最常投射及反映在「屙屎嚇番」或相類似的傳說中。

這類傳說又經常因各地文化背景的差異，而有不同的面貌產生，呈現出民間文學的集體性和變異性。事實上，「屙屎嚇番」傳說裡「以虛張聲勢騙術嚇退敵方」的計謀，是世界性共通的母題，大部分運用在民間故事上，而台灣也曾經流傳過該類母題的民間故事——「大人國」。

基於大眾對傳說和民間故事在認知上的混淆不清，本文以具有相同母題的「屙屎嚇番」傳說和「大人國」民間故事為例，試圖從形式、風格等做一區別。最後，再從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相互滋養的關係，探究「屙屎嚇番」傳說如何被應用在李喬先生的小說《寒夜》上。

關鍵字：大人國、巨人國、民間文學、民間故事、民間傳說、作家文學、李喬、屙屎嚇番、寒夜、黃南球

* 作者為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兼任講師

A Study of the “E Shi Xia Fan” Legend and “The Giant Nation” Folktale in Taiwan

Cheng, Mei-Hui*

Abstract

When the Han people immigrated to Taiwan long time ago and brought wasteland under cultivation, Taiwanese aborigines' space of life were constricted. For this reason, there wa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Under the situation, it was the Han people's greatest objection to reduce the damage and win the battle when they encountered the conflict with Taiwanese aborigines. So there were “e shi xia fan” legends which describe the Han people's efforts to frighten the Taiwanese aborigines with the stratagem. They tried to make huge excrement as a sig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giant in the Han people's village.

Because of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in various parts of Taiwan, these legends have developed into several variants. And they display the collectivity and variation of folk literature. Actually, the deception through bluffing as in “e shi xia fan” legends is the worldwide motif, and it is widely used in the folktales. In Taiwan, the folktale with that motif was told in the past. The name of the story is “The Giant Nation” (da ren guo or ju ren guo).

It is always a hard task for people to distinguish the legend from the folktale, so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do that from the form and the style of both the “E Shi Xia Fan” and “The Giant Nation”. Moreover, the elite literature often has been related to the folk literature. This essay, at the end, is discussing how the “E Shi Xia Fan” is applied to Li Qiao's novel “Cold Night Trilogy—Wintry Night (han ye)”.

Keywords: Elite literature, E Shi Xia Fan, Folk literature, olktale, Folktale, Huang Nan-Qiu, Legend, Li Qiao, The Giant Nation (da ren guo or ju ren guo), Wintry Night (han ye)

* Lectur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一、台灣地區的「屙屎嚇番」及相類似的傳說

在歐洲人「發現」台灣之前，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台灣。而成為漢人移民的地區，則是因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獎勵，由於該公司為了從事稻米和蔗糖的種植，因此招募漢人來台。但在此之前，台灣是有漢人居住的，大多屬於季節性，人數亦不多。自從荷蘭人招募漢人來台從事農耕後，漢人人口便大量增加。

1662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以台灣為反清復明基地，是漢人在台設立政府的開始。鄭氏政權不僅帶來為數可觀的軍隊，也致力於招徠人口。在短短20餘年間，漢人人口數已趕上原住民族，甚且超過。日據以前，台灣的漢人主要來自閩、粵兩省，大致分為漳、泉、客民三大類。他們各自依著原鄉的生活方式，開始在台灣拓墾與定居。

台灣許多「曠地」原先屬於平埔族，在漢人拓墾的過程裡，平埔族的土地不斷落入漢人手中。漢人大量取得平埔族土地之後，產生一種「擠壓」效應，若干平埔族村社往內山與後山（東台灣）遷移，連帶地逼使「番界」不斷往東挪。高山族也受到漢人拓墾浪潮的衝擊，於是，當漢人逼進「番界」時，原、漢的衝突便日趨嚴重。¹

原、漢族群相互為自己的生活空間競爭之際，不免頻頻發生武力對抗的狀況。部分原住民族具有驍勇善戰、剽悍健壯的天性，加上其特殊的「出草」習俗，往往使漢人心生恐懼，將其視為是會威脅生命的危險敵人。然而，因為現實的需要，衝突又是經常避免不掉的，於是，該如何減低傷害、戰勝原住民族得以繼續生存下去，成為當時所有漢人的目標與冀望。而這樣的機制和心理，最常投射及反映在「屙屎嚇番」或相類似的傳說裡。

這一類的故事，大多是描繪漢人面對來勢洶洶的原住民族侵襲時，因考量到雙方長期互相殺傷的損害過大，於是決定用計嚇退原住民以一勞永逸。使用的計謀常以原住民不熟悉的事物來作為恐嚇，例如：在桃園縣採錄到的故事〈鴉片兵打番人〉，即是要一群不被看好的鴉片兵躲在樹下抽鴉片，鴉片煙從樹上冒出來，番人以為是施放毒煙，嚇得回頭就跑。一路上，還將石頭甩到身

1 以上論述摘引自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2005），頁46-100。

上撞擊鐵片所發出的聲音當作是追兵射箭，驚慌到翻了跟斗，更加快逃命的速度。²

上述傳說裡的「番人」形象，近似於《民間故事類型》（*The Type of the Folktale*）中「受驚嚇的蠢蛋」（1321 Fools Frightened）。該類笑話與趣聞的內容是講述愚笨的人被磨坊用的手推車所發出的聲音驚嚇，或是愚笨的人把蜜蜂的叫聲當作是鼓聲，因而嚇得驚慌失措。丹麥、印度、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冰島等地，皆有這一類故事。³除此之外，大陸四川、浙江也有相似的民間故事，說到一個酒醉的人腰間被人繫了一張筍殼之類的東西拖在地上。當他走動時，筍殼便在地上被拖得察察地響。他停步回頭觀看，竟無一物，也不聞有聲。以為是鬼，慌忙急奔，終於昏倒在地。或是小偷身上有銅鑼之類的東西，逃跑時銅鑼和它物相撞出聲，他誤以為是追者射箭來。⁴可見關於傻子和呆人的故事受民眾喜愛是世界性的，⁵包括那些未曾受過教育的人們在講述數量多的令人吃驚的簡單故事時，無不提到傻子以及他們的荒唐行為，藉此突顯聰明人和愚蠢人之間所形成的鮮明對比。⁶

笨人的故事在族群笑話裡也是最為廣泛的一種，每個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笑話中所嘲諷的對象。在大部分的故事裡，被嘲笑的對象其實和那些說這類笑話的族群是很相似的。他們不會是外國的陌生人，反而總是常見的鄰居、鄉下人，或者是長久居住的外來移民，這些人大多傾向居住在地理上、文化上、語言上或地區上的周邊，相對於主流族群的中心位置來說，更顯現他們是落後的、粗野的。因此，對主流族群而言，他們是歡笑的來源，於是，笑話講述者總是從滑稽的、扭曲的、愚笨的角度來看待他們。⁷

在漢人講述的原／漢族群衝突傳說裡，漢人便是經常從以上的視角去塑造原住民族的樣貌。與原住民族相比，漢人雖然是後來的外移住民，但在大量拓

2 胡萬川總編，《龜山鄉閩南語故事（1）》，《桃園縣民間文學集（13）》（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頁92-98。

3 Antti Aarn's, *The Type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trans. and enlarged by Stith Thompson,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katemia, 1964), p.393。

4 金榮華，《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1）》（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頁110。

5 劉守華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2002），頁52。

6 斯蒂·湯普森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1991），頁223-224。

7 Christie Davies, *Ethnic Humor around the World—A Comparative Analys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82。

墾的過程當中，主要的平原、丘陵、台地幾乎被漢人所佔據，原住民族只能往更偏僻的山區遷徙。於是，位於城市、中心的漢人理所當然取得了強勢的文化支配權，更加使位在周邊的原住民族成為較落後且資訊封閉的族群，因而讓原住民族「愚笨」的形象倍加增深與強化。桃園縣〈鴉片兵打番人〉的故事即是證明，「番人」正因為不知道什麼是鴉片，才會誤以為漢人施放的是毒煙，嚇得倉皇逃跑。逃跑的路途上，還因未察覺造成聲響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反而自己嚇自己，摔了個大跟斗，令人發笑的「蠢樣」就此被彰顯出來。

除了強調原住民族「愚笨」的手法之外，還有以漢人是聰明的觀點來講述原／漢族群衝突傳說的，最為典型的例子便是〈屙屎嚇番〉。在台中縣石岡鄉採錄到的故事，內容大概如下：

從前，土牛、東勢一帶，經常有番人出沒。番人習俗是要斬殺漢人的頭帶回去祭祀。於是，漢、番之間常常戰鬥，實力不相上下。由於番人腦筋較直，不會變通，漢人想贏得勝利，使用了一個計謀。漢人把竹子砍下，打通竹節，把眾人的糞便全塞到竹筒裡，再擠出來，使糞便比常人的大了許多，再將這些大糞便放在野外。番人看到大吃一驚，以為是新來的漢人身材巨大，嚇得立即撤退。漢人乘機追殺，大獲全勝。⁸

另一個則是在東勢鎮採錄到的傳說，情節與前一則大致上相同，但多了一個嚇退原住民的「母題」：

日本戰敗前，卓蘭、達邦、白布幡的番人每年都會有祭典，而出來砍人頭。於是，村人組織義勇保甲隊，上山去殺番人，使得番人連平日也砍人頭。外面的人頭腦好，武器也好，使番人向後退。番人連晚上都出來殺人，已非拜神用意。後來，在白布幡、內彎頭都設哨兵。兩方殺來殺去，沒什麼輸贏。於是大家開會，決定收集人屎和牛屎混在一起，再打一雙大草鞋。將屎硬擠在竹節裡，再到山裡擠出來，又穿草鞋四處踩踏。番人出來殺人時看到，以為是外地來的人長得很高大，嚇得很久不敢再出來。到現在，漢人住在庄裡，外面就很平靜。⁹

8 胡萬川總編，《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2）》，《台中縣民間文學集（5）》（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12-15。

9 胡萬川總編，《東勢鎮客家語故事集（2）》，《台中縣民間文學集（15）》（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頁28-33。

這則傳說除了有「巨屎」的虛張聲勢外，還加上大草鞋的腳印，為漢人庄裡存在「巨人」的「事實」更添幾分可信度。

上面的兩則故事，講述者在描繪時都僅僅只是提到想出擊退原住民族方法的是「漢人」，並未有特定的某個人物。也就是說，其強調的是集體的成就，而非單一的英雄功績。如此的講述方式，亦正或輕或重的在型塑著對於族群的認同（Identification）。民間文學（Folklore）是民間文化的重要載體，各地方人民的身份認同（Identification），常會藉由某些民間文學的流傳而不知不覺顯示出來。不僅如此，對於一個族群的認同，經常又是來自「我們」與「他們」、「他族」的區隔。¹⁰於是，故事裡的「漢人」都是聰明的，而「腦筋較直、不會變通」的則是「番人」，兩個族群的差異立即清楚且分明的呈現。

〈屙屎嚇番〉的傳說在苗栗縣，則出現了更多的變化。故事大要如下：

黃南球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組織了一個開發地方的隊伍，把原來住在獅潭鄉的土著趕進深山，得到大批的土地。土著要殺他，在去獅潭的路上埋伏。黃南球知道土著要襲擊他，便做了一雙兩尺長的大草鞋，在去獅潭時倒過來穿，使敵人弄不清他的行蹤。他又在麻竹管中填滿香蕉再擠出來，像大便一樣，放在大路旁。土著看到泥地上的大腳印，又看到大便，以為他非常高大、厲害，不敢襲擊，就退走了。¹¹

基本上，內容的敘事重點還是「屙屎嚇番」的母題。不過，原來在台中縣故事裡利用人糞（或牛糞）虛張聲勢做成巨屎的情節，到了此處全改成香蕉。運用香蕉壓爛後和糞便產生相近似的特質，使「漢人」聰明的手腕更進一步的予以加強，同時也對襯出「番人」的愚蠢與無知，因為他們竟分不出兩者之間的不

10 胡萬川，〈土地·命運·認同——京官來台灣敗地理傳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期，2005.10，頁6。

11 金榮華整理，《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新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頁30-31。在該書裡，尚有兩則類似的傳說記錄，見頁31-33。此外，有關黃南球「屙屎嚇番」傳說的故事，亦可見於以下資料：（1）黃慶祥講述，〈南球公外傳〉，《獅潭鄉志》（獅潭：獅潭鄉公所，1998），頁352。（2）徐賢達講述，〈黃南球屙屎嚇番〉，《苗栗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耆老口述歷史叢書（21）》，頁40。（3）林學賢講述，〈黃滿頭家屙屎嚇番〉，《苗栗縣鄉土史料》，頁68。（4）黃焱廷講述，〈屙屎嚇番〉，《苗栗縣鄉土史料》，頁313。（5）徐運德，〈屙屎嚇番的來歷〉，《客話講古三百首》（桃園：達環文化，1999），頁152。（6）趙莒玲，〈屙屎嚇番〉，《台灣開發故事——北部地區》（台北：天衛文化，1999），頁218。（7）林藜，〈丑仔滿屙屎嚇番〉，《台灣民間傳奇（11）》（台北：稻田，1995），頁48-56。上述（2）-（4）條的故事名稱，為筆者根據內容所擬。

同，輕易的就上當受騙。除此之外，傳說中的主角不再只是籠統的「漢人」，而全部指向於特定的歷史人物——黃南球。

黃南球字蘊軒，1840年7月8日（清道光20年6月10日）生於楊梅壠庄。11歲時，舉家遷居銅鑼灣庄東南的雞籠山下。1863年（同治2年），又遷獅頭驛（今苗栗縣南庄鄉）。¹²根據《台灣通史》、《台灣省通志稿》等的記載：「苗栗近內山，群番伏處，殺人為雄。南球集鄉里子弟數十人討之，番害稍戢。……檄募鄉勇二百，從征大崙崁，嘗一夜連破十八處，威震番界，以功賞戴藍翎，受五品銜。南球既出入番地，知其土腴，請墾南坪、大湖、獅潭等處縱橫數十里，啟田樹藝，至者千家。已復伐木熬腦，售之海外，產乃日殖，而番地亦日闢矣。」¹³由此可知，因為黃南球的墾闢，才肇建漢人在苗栗地區的新聚落，無怪乎時論稱頌其「有造於邦家」、「有功桑梓」，並成為苗栗地區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¹⁴

在民間傳說中，經常會出現一些「箭垛式」的人物。所謂「箭垛式」，指的是人們把一些同類故事集中地安在某一人物身上的現象，就像是千萬支箭射在一個鵠的上。這是因為當某一人物的地位在傳說中確立起來之後，有關他的傳說就會越來越多。¹⁵對於苗栗地區的居民而言，黃南球是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在該地域又真的從事過相關的墾闢工作，於是，原本不具特定主角的「屙屎嚇番」故事便自然而然地附會到他的身上，強化他在苗栗地區拓殖的功績，甚且還有「黃滿頭家屙屎嚇番」諺語的流傳。¹⁶不僅如此，在「屙屎嚇番」故事的基礎之上，還延伸出其他類似「以計制番」的傳說，例如：〈打鍋舂〉、〈邀宴番人〉、〈空轎避番〉等¹⁷，使他在傳述的過程當中更加地被塑造成一

12 吳文星，〈苗栗內山的拓荒者——黃南球〉，《台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頁12。

13 連橫，《台灣通史（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連雅堂先生全集》，頁1117-1118。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稿（第23冊）》（台北：捷幼，1999），《台灣史料叢刊（6）》，頁100。

14 吳文星，〈苗栗內山的拓荒者——黃南球〉，《台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頁12、15-16。

15 程薈，《中國民間傳說》（浙江：浙江教育，1995），頁43。

16 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苗栗縣鄉土史料》（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耆老口述歷史叢書（21）》，頁68。此外，1999年5月在苗栗地區也採錄到謝蘭妹女士講的諺語：「屙屎嚇番」，意指用計謀智取、虛張聲勢退敵。見羅肇錦總編，《苗栗縣客語諺語、謎語集（1）》（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0），《苗栗縣民間文學集（8）》，頁112。

17 為便於指涉，以上的故事名稱為筆者所暫擬。〈打鍋舂〉的故事是描述黃南球辦貨墾民時，在「打鍋舂」這個地方和原住民交戰。彈盡援絕時，他靈機一動，教人將煮飯的大鐵

個充滿機智的人物。

民間文學具有變異性及集體性的特徵，而此兩項特性又經常是伴隨而出的。乃是因為一個故事（特別是外地傳來的故事）要能在本地區流傳得下去，就必然不斷的會受到本地傳統重新修定與型塑，最後才能為大眾所接受。這不斷修定與型塑的過程，反映的就是民間文學的集體性。也就是說，故事必得合乎大多數聽眾的認知和預期，才能廣受歡迎而得以被傳述。又為了要能深入人心，成為本地的故事，就必須將外來的生疏事物改換成本地人所熟悉的。¹⁸於是，變異的部分其實代表的正是對當地傳統文化的呼應。同時，也更深化當地居民對自我的認同。苗栗地區的〈屙屎嚇番〉傳說，從泛泛的「漢人」置變成特定的人物「黃南球」，使故事不僅更為當地居民所接受，相對於其他地域的〈屙屎嚇番〉傳說而言，更讓它突顯出苗栗地區獨有的特色。

二、屙屎嚇番傳說的世界性母題與故事類型

〈屙屎嚇番〉傳說雖然能十足地反映出台灣各地區的文化與特性，但事實上「以虛張聲勢的詭計嚇退敵手」的描述，卻是世界性共通的母題。根據史蒂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民間文學母題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的分類，編號 K1700-K1799 即為「虛張聲勢的欺騙」（Deception through bluffing）。在這個部分裡，湯普森列舉出世界故事中各種嚇唬的手法，包括：弱小的動物（人）使巨大的東西（食人巨妖）相信，他已經吃掉了很多巨妖的同伴（K1715）。以非洲等地的故事為例，羊群發現一個麻袋，裡頭裝有一個狼頭。牠們使狼相信那是牠們所殺的，於是狼在驚恐中逃跑（K1715.3）。另外，還有山羊佯裝正在嚼碎岩石，因此嚇走了狼，這是流傳在美國喬治亞洲的黑人故事（K1723）。也有像西班牙的故事說，食人巨妖要人類帶來一棵樹，

鍋敲碎充作子彈，將原住民擊退。後人便將此地起名為「打鍋引」。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苗栗縣鄉土史料》，頁41。〈邀宴番人〉則是說黃南球入壘時，馬拉邦及武榮的番人聯合起來相抗，黃南球一度敗戰。後來，黃南球在尾牙時設酒宴款待番人，表示欲和平解決。第一年赴宴的番人不多，第二年增加，到了第三年，番人幾乎傾巢而出赴宴。黃南球趁機誇使番人在宴前放下武器，待將其灌醉後逐一擊敗，結果番人死傷殆盡，兩社殘餘的番人則遷往今泰安鄉蘇魯部落及士林部落。見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苗栗縣鄉土史料》，頁102。〈空轎避番〉大要是講他把石頭放在轎子中，自己不坐，番人要暗殺他，就只打到石頭，沒傷到他半分。見金榮華整理，《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頁33。

18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華大學，2004），頁26、40-41。

主角假裝能夠執行比指定還要多的工作，於是反問：「為什麼不要全部的森林呢？」因此，食人巨妖感到害怕（K1741.1）。印度的故事則是騙子自吹自擂，使他強而有力的對手從競賽中嚇跑（K1766）。¹⁹

上述的故事，都歸屬在「虛張聲勢的欺騙」（K1700–K1799）此類母題中。不過，故事多半強調主角是用吃食、吹噓等等的方式，使自己看起來比強勢者還健壯或厲害，因而嚇退敵方。這些故事運用的手法，和〈屙屎嚇番〉裡以具體他物佯裝自己身份的敘述並未相同，因此，不在本文要討論的範圍內，僅以近似〈屙屎嚇番〉的母題為主，其細目如下表：

K1711.1.	使老虎相信豪豬的鬃毛是牠敵人的毛髮，因而產生敬畏。 （印度、印尼、菲律賓）
K1715.12.	大型動物感到恐懼，因為小動物向牠展示了很好的繩索，讓牠誤以為是小動物的尾巴，還將凝固的牛奶誤作是小動物的唾液，把去皮殼的扇子當作是小動物的耳朵。（印度）
K1717.	在穀倉前放大鞋。人製作巨大的鞋子，並且將它們擺放在穀倉前，使食人巨妖相信有巨人住在那裡。◎Type1151
K1718.1.	虛張聲勢的嚇唬：雷聲被說成是主角兄弟的馬車晃動聲。食人巨妖因此感到驚嚇。◎Type1147
K1718.2.	虛張聲勢的嚇唬：磨石被說成是主角母親的珍珠。食人巨妖因此感到驚嚇。◎Type1146
K1718.3.	虛張聲勢的嚇唬：大型的焦油鍋被說成是主角母親的廚房用鍋。
K1718.4.	虛張聲勢的嚇唬：耙被說成是主角母親的梳子。
K1718.5.	虛張聲勢的嚇唬：犁被說成是主角母親的鋤頭。
K1796.	女人告訴強盜，鸚鵡的叫聲是她丈夫的聲音，因而嚇走強盜。（非洲）

再依據湯普森《民間文學母題索引》的提示，也能從《民間故事類型》裡找到類似記錄。編號1145-1154「使食人巨妖感到恐懼或敬畏」（The Ogre Frightened or Overawed）的類型中，便有如同上述母題的故事。例如：編號1152「因顯露的事物使食人巨妖感到敬畏」（The Ogre Overawed by Displaying Objects），就描述躲在家裡的人類試圖以自己是更大的妖怪來嚇阻真的食人巨妖。當食人巨

19 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Vol. Fou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421-427。

妖要求證據時，人們指示食人巨妖穿過一扇門，在途中會有物品突然出現，食人巨妖誤以為它們就是那妖怪身上的某個部分，因此感到驚嚇。除此之外，尚有編號 1168A 的「惡魔與鏡子」（The Demon and the Mirror），這是說人的袋子中有一面鏡子，他告訴遇到的惡魔（或老虎）他抓到另一個惡魔（或老虎），並且讓它看看那個袋子。當惡魔（或老虎）往袋中一看時，果然見到一個惡魔（或老虎），其實那是經由鏡子的自身反影，但惡魔（或老虎）不知道，嚇得立刻逃跑。²⁰

茲將出現在《民間文學母題索引》及《民間故事類型》裡，近似於〈廁屎嚇番〉傳說的故事，做一整理表：

【表1】²¹

	弱勢者	強勢者	虛張聲勢的嚇唬	索引號	地區	弱強關係
1	小動物	大動物	繩索→尾巴 凝乳→唾液 扇子→耳朵	K1715.12.	印度	動物→動物
2		老虎	豪豬的鬃毛→敵人的毛髮	K1711.1.	印度、印尼、菲律賓	→動物
3	人	食人巨妖	巨鞋→巨人	K1717. Type1151	芬蘭、瑞典（斯德哥爾摩）、俄國	人→妖
4	木匠	食人巨妖	雷聲→兄弟的馬車晃動聲	K1718.1. Type1147	芬蘭、瑞典（斯德哥爾摩）、俄國、西印度群島、立陶宛	人→妖
5	人	食人巨妖	磨石→母親的珍珠	K1718.2. Type1146	芬蘭、瑞典（斯德哥爾摩）、德國、塞爾維亞、俄國	人→妖
6			大型焦油鍋→母親的廚房用鍋	K1718.3.		
7			耙→母親的梳子	K1718.4.		
8			犁→母親的鋤頭	K1718.5.		

20 Antti Aarn's, *The Type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p.363-369。

21 表格中以正體字表示者為資料來源於《民間文學母題索引》，斜體字則代表出自於《民間故事類型》。

9	人	食人巨妖	繩索→毛髮 扇子→耳朵 凝乳→唾液 敲打鼓→敲打另一巨妖的胸部 拉扯驢子尾巴所發出的鳴叫聲→另一巨妖的聲音 龜→主角身上的寄生蟲 劍或刀→舌頭 桶或鍋→肚子或頭	Type1152	印度	人→妖
10	人	惡魔	鏡裡的反影→另一個被抓的惡魔	Type1168A	印度、美國黑人區——喬治亞州、維吉尼亞州	人→惡魔
11	女人	強盜	鸚鵡的叫聲→丈夫的聲音	K1796	非洲	人→人

從上述的表格中，可以清楚的發現這一類的故事分為動物恐嚇動物、人嚇唬妖怪或惡魔及人嚇人三種。動物之間以具體他物佯裝身份進行欺騙的故事主要流行於亞洲地區，而主角以人與妖魔為述說對象的則大部分發生在歐洲國家，至於人嚇人的故事僅見於非洲。此外，在這些世界故事裡，與台灣〈屙屎嚇番〉傳說最為相似的便是 K1717 (Type1151) 流傳於芬蘭、瑞典、俄國的「以巨鞋嚇走食人巨妖」。

按照《英譯民間故事指南》(*A Guide to Folktal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記錄，芬蘭有一系列〈愚笨的佩科〉(Stupid Peikko) 故事。²² 內容描述佩科 (Peikko) 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地下寶藏守護神 (gnome)，它長得非常醜，又矮又駝，雙腿還向外彎曲，自以為很聰明，但事實上是相當愚笨的。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人類朋友叫做馬蒂 (Matti)，住在村莊裡，非常機智。它和馬蒂之間，經常有些打賭或比賽，馬蒂總是利用他的聰明，騙過愚笨的佩科。當佩科越來越老之後，也變得越來越貪婪，它常常帶走不屬於它的東西。最靠近它的鄰居是一個磨坊主人，開始遺失東西，包括工具、皮帶、每樣東西，甚至

22 D. L. Ashliman, *A Guide to Folktal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Based on the 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p.216。

是穀物的貯貨，而他知道這一定是佩科偷的。有一天，佩科又猥猥瑣瑣的來偷燕麥，裝滿在它的帽子和袋內。於此同時，磨坊主人看到了，但是他並沒有說些什麼。相反的，他用白樺木的皮做了一雙足以讓巨人穿的大鞋子。然後，把那雙鞋靠在他屋子的牆上，一眼就能看到。隔天晚上，當佩科又要來偷磨坊主人的穀物時，他果然看見了那雙巨鞋。佩科自言自語的說：「啊！能穿那雙鞋子的，一定是個大巨人，要是被他抓到，可就慘了，我得趕快走！」毫不囉唆的，佩科拔起腳跟，用盡全力快跑逃回家裡。有人說，它仍然年邁的活著，也有人講，它一直住在湖底的水神宮殿中，而且永遠年輕。²³

芬蘭的這個故事，以大鞋子代表有巨人居住的虛張聲勢騙術，嚇走了來偷穀物的精怪，與台灣〈屙屎嚇番〉傳說裡，漢人用大草鞋表示有「巨人兵團」，趕跑原住民，兩者的敘述不謀而合。差別的是，〈屙屎嚇番〉的故事是傳說，發生在真實的原、漢族群衝突背景下，而〈愚笨的佩科〉卻是假想的民間故事。民間故事發生在虛構的世界，所以，聽眾通常是不相信故事的。相對而言，傳說總發生在真實的世界，被講述得像是和某個真實事件有關。²⁴依此特質來觀察前兩頁的表格，也會發現以具體他物佯裝身份的虛張聲勢騙術之母題幾乎都運用在民間故事上。台灣有〈屙屎嚇番〉傳說，那麼有類似母題的民間故事嗎？又是怎麼樣的內容？這是一個值得再繼續深入追究的問題。如果有，那麼或許便可以找出這樣的母題在傳說與民間故事上是如何應用與呈現。

三、曾流傳於台灣的「大人國」民間故事

民間文學因具有口傳性等特色，²⁵所以，從民間文學的工作傳統來說，調查、采集、記錄、整理才是第一步的基礎工作。有了合乎科學規範的客觀采集、整理出來的東西，其他後續的工作，例如：學者的研究等，才有紮實的根基。幾十年來，台灣地區已出版的漢人族群的民間文學，特別是敘事類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大概就都只是改編、改寫過的，其中雖也曾有過客觀整

23 Edited by Claire Booss, *Scandinavian Folk & Fairy Tales* (New York: Avenel Books, 1984), p.581-588。

24 Bengt Af Klintberg, "Legend Today", in *Nordic Folklore*, ed. By Reimund Kvideland & Henning K. Schmsdor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70。

25 Jan Harold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orton, 1986), p.7。

理的作品，但是由於從未有人對所據資料來源、整理的原則等重要訊息，做任何適當的說明，所以，也很難判斷哪些是客觀整理的。²⁶

自從1992年台中縣立文化中心首開風氣，出版第一本該縣的民間文學集以來，各縣市文化局紛紛跟進，與學術界合作，開始著手進行調查、採集該縣市的歌謠、故事、諺語等，並進而整理、出版。²⁷其工作的模式，是由採集人員採錄之後，經初步整理，然後連同錄音帶及初稿，各以副本一份交助理人員。助理人員再一一對音校正、整理。除改正錯字外，並增加注解。整理時，正文以記音方式保存原述的原貌為主。²⁸

這種蒐集民間文學的模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以往民間文學的蒐集工作通常由研究者個別進行，多採專題式或定點式的調查，採集的範圍小，數量也少，能呈現的民間文學樣貌十分有限。由各縣市文化局所進行的調查，採取全縣市普查的方式，沒有類型、內容等等的限制，最能呈現出該縣市民間文學的特質和全貌。²⁹不僅如此，以記音方式將講述的原貌完整地記錄下來，才是較合乎基本科學的作法。因為完整的民間文學採集工作，應當盡量能保存三個部分，除了內容文本（Text）、講述情境及相關背景（Context）外，就是講述的語言內涵（Texture）。事實上，民間文學的表現手法與內容情趣，處處都是語言特質的作用，包括聲韻、語調、語法等，而這個部分有時是難以翻譯的。假使只是取得講述的內容，僅將它翻譯成通行的文字，那就等於自動刪除掉對該文本研究上所必須的相關資料。如此一來，便不算是學術規範的採集。³⁰

由此來看，各縣市文化中心、文化局陸續出版所出版的民間文學集，大抵上是能作為提供基礎可信的民間文學資料的依據。而在翻閱了目前可見的各縣市民間文學集後，卻未曾發現到台灣有類似「以巨鞋嚇退敵人」這種虛張聲勢母題的民間故事。

范姜火工欽先生在《台灣客家民間傳說之研究》一書裡，介紹到桃竹苗人物傳說黃南球時，曾言：「『屙屎嚇番』是黃南球在與原住民爭戰中，用來作為欺騙原住民的計謀，這在苗栗地區是膾炙人口的傳說。其中《台灣桃竹

26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233-234。

27 林培雅，〈民間文學概況〉，《2004年台灣文學年鑑》，（來源：http://www.chinese-pu.edu.tw/2004_Future_FutureShow.asp?Bno=6）。

28 胡萬川，〈關於台中縣民間文學的採集出版〉，《石岡鄉客語歌謠》（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2），《台中縣民間文學集（1）》，序頁14-15。

29 林培雅，〈民間文學概況〉，同註27。

30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236-237。

苗地區民間故事》〈黃南球的故事〉最具有代表性。」他還在該文註解中提及：「『屙屎嚇番』型的傳說出處另有：（1）《中原文化叢書（六）》〈客家掌故〉〈黃南球先生軼事〉……。 （2）《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三）》〈黃南球的故事〉……。 （3）《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二）》〈屙屎嚇番〉……。 （4）《客話講古三百首》〈屙屎嚇番之來歷〉……。 （5）林藜：《台灣傳奇（二）》〈打鍋殺強梁〉……。 （6）林藜：《台灣傳奇（十一）》〈丑阿滿功在桑梓〉……。 （7）《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二）》〈屙屎嚇番〉……。 （8）吳瀛濤：《台灣民俗》〈機智的年輕人〉……。 （9）王詩琅：《台灣民間故事》〈巨人國〉……。 （10）范純甫：《台灣傳奇民間趣聞》〈大人國〉……。」³¹從上述資料的整理，足見范姜先生蒐集的用心。但是，當中卻也隱藏著些許問題。

首先，在《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三）》裡並沒有黃南球的故事，按范姜先生提供的頁碼查詢，那是一則〈蕃砍殺三十個挑米的人〉故事，采錄者徐登志先生於記錄時補充說明：「有名的故事『屙屎嚇番』，就是發生在白布帆。」³²就講述者及采錄者的敘述，都未清楚指出在東勢鎮的〈屙屎嚇番〉傳說主角即是黃南球。而黃南球作為〈屙屎嚇番〉傳說的主人翁，當是苗栗地區獨有的特色，這在前文已做過介紹，此處不再多加贅述。

二是，註釋裡的（1）～（7）條資料，根據內容的描述歸屬於傳說，大致上也都沒有太大的疑議。不過，（8）～（10）條的載記，在確切找出原文閱讀後，卻發現它們並不是前文所述的〈屙屎嚇番〉傳說，而是具有相類似母題道道地地的民間故事〈大人國〉（或〈巨人國〉）。此外，除了王詩琅、吳瀛濤等之外，《民俗台灣》、《台灣民間故事》及《台灣民譚探源》也都存有這則民間故事。故事的內容大約如下：

從前，在某一個地方有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年輕人。有一天傍晚散步時，不知不覺經過一處豪華的府邸。他在窗口停下來，聽到老夫婦的對話，知道他們要帶女兒到佛祖廟求姻緣。年輕人趕緊跑到佛祖廟，藏入大佛祖的木像內，等候他們的到來。老人與女兒恭敬的跪拜與祈求，木像裡的男子忽然大聲說，女兒隔日在井邊洗衣時，一定會有個帶舌帽的

31 范姜火工欽，《台灣客家民間傳說之研究》（台北：文津，2005），頁95。

32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東勢鎮客家語故事集（3）》，《台中縣民間文學集（20）》（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頁38-43。

男人經過，如果他能以一發子彈打中兩隻小鳥，就是他家的女婿。第二天，果然看到那男子，其實，他就是前天在窗下偷聽話的年輕人。他打一發子彈的同時，趕緊由籃裡拋出兩隻小鳥，假裝打中的模樣。但，信以為真的老人逢人便誇讚女婿的槍法。

不久後，山村裡出現老虎危害人畜，衙門也想不出辦法。有一天，忽然想起老人的話，便叫老人來，希望他的女婿幫忙除虎害。老人一口答應，欣喜地跑回家告訴女兒及女婿。不料，年輕夫妻卻互視著嘆氣，原來女兒擔心危險，老人感到後悔，但已經答應。約定的日子到了，年輕人只好吩咐妻子殺雞，自己則到藥鋪買毒藥，將它填進雞肚裡。衙門為他準備一百名士兵，他把士兵留在山腳下，並約定兩槍的訊號，自己入山去。他爬到一棵大樹上，揮擺著雞引來老虎。老虎吃了雞，中毒斃命。年輕人非常小心，先朝老虎要害放了兩槍，才放心的從樹上下來，割去老虎的舌頭，再向天空連放兩槍。士兵們將虎抬回京城，聲稱是他們殺的。可是，年輕人有虎舌為證，所以，獎賞還是頒給他。從此之後，他聲名遠播，過著幸福美滿的家庭生活。

有一天，國家發生大事，敵人來攻，年輕人被封為大將軍，非帶兵出戰不可。他認為用武力沒勝算，於是想出一個計謀。他命令全國草鞋店火速做出很多三尺的大草鞋，然後放在海邊，在草鞋間，又用壓碎的甘蔗混合另外的東西，再穿過大鐵筒，做出很多巨人排放的大便模樣。等敵人一登陸看到，以為這是一個大人國，嚇得驚慌落逃，不敢來犯。

自此以後，他便登基成為大帝。³³

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此則故事的確具有非常鮮明地虛張聲勢騙術——「以巨鞋嚇退敵人」的母題。不但如此，這個片段裡的內容幾乎與〈屙屎嚇番〉傳說的情節相差無幾。真要論細節上的變異，大概就是「巨屎」的製成稍有不同。傳說中提到的都是「香蕉」，但民間故事卻皆為「甘蔗」。主要是由

33 賴氏金花，〈蘭陽民話——大人國〉，《民俗台灣（第4輯）》（台北：武陵，1990），頁15-18。相類似的故事也見於：（1）王詩琅，〈巨人國〉，《台灣民間故事》（台北：玉山社，1999），頁118-123。（2）江肖梅編著，〈假裝大人國〉，《台灣民間故事》（新竹：新竹市政府、竹塹文化資產叢書出版社，2000），頁25-26。（3）吳瀛濤，〈機智的年輕人〉，《台灣民俗》（台北：眾文，1992），頁416。（4）施翠峰，〈大人國〉，《台灣民譚探源》（台北：漢光文化，1985），頁156-160。（5）台灣傳奇編輯委員會編，〈大人國〉，《台灣傳奇——民間趣談（上）》（台北：華嚴，1998），頁161-164。

於1976-1977年以後，台灣甘蔗的種植便逐年減少。³⁴自然在後來的傳說裡，不見「甘蔗」的蹤影，而全由「香蕉」所替代。

至於「巨鞋嚇退敵人」的母題在傳說與民間故事上的應用和呈現，下節將會有較詳細的論述。此處探究的重點，仍要回到台灣地區有沒有這類民間故事的問題。也就是說，上述的這些記錄能不能看做是民間文學的範疇。如果成立，那麼才能肯定台灣曾有過此類母題的民間故事。

正如本節一開始所言，過去台灣已出版的民間文學，由於缺少資料來源等重要訊息（Context），無法判斷是否為客觀整理的內容。包括從1936年李獻璋主編的《台灣民間文學集》，到1950至1970年代的婁子匡、江肖梅、吳瀛濤等，大多只看到民間文學的「文學」面，而未保存真正的民間文學資料。但事實上，采集與整理的工作需要全面性、科學性，必得要大量人力與物力的投入，以早期時代的現況來說，是有極度的困難。日據時期積極於民間文學的工作者，急於讓民間文學說話，將民間文學的內蘊精神發揮出去，不得不把采集或聽聞到的民間故事，以改寫的方式傳達出去。³⁵而台灣光復以後，在建設台灣以工商發展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台灣的民俗研究並不受重視，³⁶自然更不可能有客觀整理民間文學的觀念，即便有大概也難以實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改寫」雖然不是忠實的「整理」，但也是大範圍下的民間文學工作之一，所以，還是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

因此，王詩琅、吳瀛濤等雖未交代其故事的來源，但從幾個人都寫有〈大人國〉的情況來看，台灣當時極有可能曾流傳過這類故事。除此之外，〈大人國〉的故事究竟是不是台灣曾流傳過的民間故事，還有一個較有力的證據可以說明。施翠峰的《台灣民譚探源》也同樣有〈大人國〉的故事，不過，此書並未提及故事的相關背景資料。但是，在其編著的《台灣の昔話》一書凡例裡，他卻很清楚的指出，該書所選的65個故事都是足以反映時代背景和大眾心理的。不僅如此，他在採集時，聽到的都是以台灣話來講述的。另外，其採集的對象並不包括戰後從大陸來的移民所傳述的故事。³⁷在《台灣の昔話》

34 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砂糖原料甘蔗之生產與改進之探討》，《台灣糖業公司營運及發展方向之研究戊篇》（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1984），頁2-5。

35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219-220、232-233。

36 彭衍綸，〈台灣民間故事發展概況〉，《漫談白賊七故事》（台北：雲龍，2001），頁45。

37 施翠峰編著，《台灣の昔話》，《世界民間文藝叢書》（東京：三彌井書店，1977），頁8。

中，也同樣收錄有〈大人國〉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在故事後做了註解，交代這個故事是1970年他在鹿港的媽祖廟前，從一位年紀60幾歲的老人家那兒聽來的，不過，他並沒有追問其姓名。³⁸

由此可見，台灣至少在1970年間還流傳有〈大人國〉的故事。但為什麼在1990年代後各縣市民間文學集裡，卻不見這個故事的蹤影了呢？事實上，國外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者 Bengt Af Klintberg 早已指出，就收集成果來說，傳說遠比民間故事多，因為民間故事只有少數人擅長，傳說則可能人人會講。這是由於民間故事旨在娛樂，所以更藝術化、更多細節，而傳說則更尋常、簡潔。加上傳統農村社會崩解之後，奇幻故事的講說幾乎都已停止。原來聽故事的晚輩們現在只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不再聽故事。³⁹所以，大部分民間文學文類，在急遽變動的近現代社會中便已經消失或衰退，但傳說卻仍能持續蓬勃發展。⁴⁰

於是，在少數人能講故事，但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幾個傳說的發展下⁴¹，具有「以巨鞋嚇退敵人」母題的〈大人國〉民間故事在台灣社會中也就越來越銷聲匿跡，代之而起的反倒是具有相同母題且容易傳講的〈屙屎嚇番〉傳說。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傳說也比民間故事更適合於現代人。民間故事就像是過去年代裡的「玻璃珠遊戲」（glass bead game），正如弓、箭、軍刀等一樣，在現代社會來說都像似降級到幼兒般的低層次。它不再滿足現代人，因為現代人認為它過於簡單、太幼稚。它不再能掌握住現代世界的各個面向，因此現代人便會覺得民間故事是不夠豐富的。從這樣的層面來看，傳說反而比民間故事具備更多知識，所以在現代社會裡較易存留。⁴²

四、傳說與民間故事的比較

——以「屙屎嚇番」及「大人國」為例

如同前節所述，范姜火工欽先生的研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訊息，引起筆者注意到台灣可能曾流傳過「以巨鞋嚇退敵人」母題的民間故事，而進一步予以

38 施翠峰編著，《台灣の昔話》，頁158。

39 Bengt Af Klintberg, "Legend Today", in *Nordic Folklore*, p.70。

40 Linda Dé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95), p.236。

41 Linda Dé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p.79。

42 Man Lüthi, *The European Folktale: Form and Nature*, trans. by John D. Nil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4。

追溯。不過，范姜先生誤將〈大人國〉民間故事視為是〈屙屎嚇番〉傳說卻是一不可否認的缺失，這其實也反映出大眾對於傳說和民間故事在認知上的混淆不清。因此，本節希望藉由「以巨鞋嚇退敵人」的母題，來釐清傳說和民間故事的不同。

以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而言，歐洲學者早已試圖將口頭敘事裡的民間故事、神話及傳說做清楚的區分。而與真實的文化概念是否相關，是作為判別的主要原則。神話和傳說通常被認為是真的，民間故事則本質上就是不真實，只是虛構和幻想。除此之外，從敘事的形式、時間、地點來看，他們也不相同。神話講的是超越人類時空限制的超自然存在，傳說則通常與可指認的人、時、地有關，而且具有不平常的特質，意指常涉及到人與超自然間的互動。相反的，民間故事中的人物、時間、地點，在社會上、歷史上、地理上都是不存在的，因此民間故事是脫離真實的，並有想像的空間。⁴³

Linda Dégh 針對傳說的特性更進一步地指出，傳說的重要性在其傳達的信息，不在故事本身，因此不是為聽者的娛樂而講，而是為提供信息。她根據自己在匈牙利地區調查後的現象，認為善講者知道聽眾欣賞民間故事的誇張想像，但對他們信以為真的傳說，卻不容藝術加工。傳統鄉村講述者將民間故事和傳說分得很清楚，善講民間故事者一般是不把傳說當作他們的範疇。⁴⁴由此可知，相對傳說而言，民間故事是十足具有藝術作品的樣貌。這不只是因為民間故事是由一系列片段組合而成的，也是由於民間故事需要有不變的、程式化的風格來幫助故事講述者記憶。而傳說並不是由系列片段所形成的，所以，也就不需要這樣的風格。⁴⁵

既然如此，那麼民間故事有哪些敘事形式上或結構上的特色呢？第一，民間故事具有開頭的套語——「很久很久以前」（Once upon a time）。這是為了建立距離感，包括現在／過去、真實／他界的距離，使講述者和他本身的講述產生距離，也使講者、聽者進入非真實的文學世界，讓故事成為一個封閉事件的鎖鍊。⁴⁶如此一來，可以給聽眾提示現場的講述時間和所講故事時代之間

43 Edited by Richard Bauman,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1-102。

44 Linda Dé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p.79、82。

45 Man Lüthi, *The European Folktale: Form and Nature*, p.3、100。

46 Max Lüthi, *The Fairytale as Art Form and Portrait of Man*, trans. by Jon Erick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9。

的關係與差別。這是講故事者和聽眾共同分享的開篇套語。⁴⁷此外，還有結尾套語，它則是將聽眾帶回日常世界。如：「假如他們沒有死，今天仍舊這樣活著」（And if they haven't died, they're still living this way today），或甚且只是「故事完了，我要喝一杯酒了」（This is the end of my tale, and now I would not mind having a glass of vodka），雖然不像套語，但也是能把聽眾拉回現實。總而言之，結尾套語重點不在內容，而在給故事做結束。⁴⁸

以台灣曾流傳過的〈大人國〉故事為例，大部分就是以「從前」、「古時候」作為開場，而這樣的描述是無時間性的，清楚地讓聽者瞭解這是虛構的內容，將現實和奇幻予以分開。故事又總是以「自此以後，他便登基成為大帝」或「據說，年輕人後來還做了大官」為其結束，如此的敘事程式，都是為了提供一個終止點，好讓敘事有一個結局。⁴⁹

第二，民間故事常由三個相同或類似片段串起來，而這是重複中最重要的一種形式。所謂重複，包括都是直接的複製和具有變異的重複。例如：三個兄弟離家，一個接著一個都會遇到相同任務，或者三個流浪的同伴都會遭逢到相同困難；甚或是一個角色會面臨到一系列任務。也就是說，「三」在講述技巧上、美感上是有其作用的。它不但有助於記憶，而且是組合故事的一種方法，與強化、對比等有關。「三」的形式在其本質上有區別之用，即前二無用，第三有效。另外，則是強化及一次比一次強之類，而非極端化（兩極化）。⁵⁰

像〈大人國〉故事裡的年輕人，先是以計謀娶得了富家千金，然後，又設計將凶猛的老虎予以剷除，最後，仍用智力解決了最大的困難，也就是將敵國的軍隊毫不費力的全部趕離。儘管這當中不免有「誤打誤撞」的成分存在，但故事真正想要強調的在於他是個聰明機智的人，所以，透過一而再、再而三的難題予以考驗與呈現。而這些測試事實上是一次比一次更為兇險，「騙婚」如不成，最多是難以在當地立足，但猛虎、敵國的侵襲卻是會威脅性命的。猛虎在數量上不過是一個，但軍隊卻是龐大的人群，以少敵眾程度上是難上許多的。如此一回比一回厲害的「強化」作用，正是民間故事的特色。

傳說雖然沒有民間故事那樣講究的敘事程式，不過它還是有一可認知的框

47 Viv Edwards & Thomas J.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Rappin' and Homer*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Inc., 1991), p.45。

48 Max Lüthi, *The Fairytale as Art Form and Portrait of Man*, p.50。

49 同註48, p.51。

50 同註48, p.45, 82, 87-88。

架——一個引言和一個結論。引言包含講述的理由、要旨及警戒，結尾則重述警戒或資料來源；這些要素加強了內容的可信度。其次，是提供目擊證明及確認時空；這些都是傳說突出的特點。⁵¹雖然上述的種種看似強調傳說的真實性，但傳說的定義不可依聽眾之信以為真與否的反應來界定，而應當依其形式中有無包含讓人信以為真的風格來看待。⁵²

此外，傳說的形式和人對人要說什麼有關係。一個事件、一個經驗，或者是一個行動，都可以被講述。對象決定氣氛，更常常是對象和氣氛同時會影響敘事要採用的形式。基於這個理由，André Jolles 認為傳說是一種最原始的形式 (primary forms)。⁵³

台灣流傳的〈屙屎嚇番〉傳說，相對於〈大人國〉的民間故事來看，在形式上，的確較為簡樸。〈大人國〉為了強調故事裡年輕人的聰明機智，運用了「三」次重複的手法予以突顯，表現了民間故事敘事的藝術性。〈屙屎嚇番〉傳說則僅僅只是為了提供原、漢族群衝突間的一種狀況，而使用了「以巨鞋嚇退敵人」的母題來呈現漢人族群在此情態下的反應。

不僅如此，故事中的「日本戰敗前」之時間描述和點明「土牛、東勢一帶」、「卓蘭、達邦、白布幡」、「苗栗、獅潭」等等之地點，⁵⁴都是為了彰顯故事是「確有其事」的。甚至，為什麼會有〈屙屎嚇番〉的傳說，故事也在一開始做了交代——因為「漢、番之間經常戰鬥，實力卻不相上下，漢人為了贏得勝利，於是想出了一個計謀」。這些敘事方式都含括了足以令人相信的要素，與民間故事抽象、虛構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

五、屙屎嚇番傳說與作家李喬之《寒夜》

進入現代社會後，傳統的口傳方式實際上也面臨到很大的挑戰。主要是因為在無文字的社會裡，知識的流傳大部分由口傳而記憶，活的越老記得越多，

51 Linda Dé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p.233-234。

52 Bengt Af Klintberg, "Do the Legends of Today and Yesterday belong to the Same Genre", in *Folklore—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II)*, ed. by Alan Dund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272。

53 Man Lüthi, *The European Folktale: Form and Nature*, p.3。

54 既使在台中縣的其中一則傳說裡，出現有類似於民間故事「從前」的開頭套語，但就整體故事敘事來看，講述者仍試圖以明確的地點（土牛、東勢一帶）、可見的習俗及狀態（番人以斬殺漢人頭作為祭祀、漢番間常常戰鬥），使故事朝「真實」的趨向而傾。事實上，在可見的資料裡，這個傳說有民間故事的開頭套語也是唯一的特例。

也就越受尊敬。然而，發展到了文字社會時，文字的使用便漸漸發達，口傳的作用也就越被壓縮，文字使用者的地位相對提高，使得無文者或未能充分運用文字者慢慢地被邊緣化。⁵⁵加上教育的日漸普及、出版事業的成熟、大眾傳媒的興起等等因素，使得過去只能透過口傳方式的學習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多利用文字的閱讀。在這樣的狀況底下，要發揚民間文學的效用，有時也就要借助於作家之筆。

和民間文學口口相傳、直接面對聽受者、以語言為媒介的諸項特質比較起來，作家文學是以文字為媒介的，作者不直接面對讀者，這些都是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最大的差異。⁵⁶儘管有所區別，但作家文學與民間文學的關係卻絕非一刀兩切、毫無瓜葛的。事實上，也有作家會利用民間文學來進行他們的創作。通常這樣的目的有幾個：一是在描述地方背景、情境時，利用民間文學強調逼真（切近民間的似真性），二是取其象徵性，三則是吸收之後進行重組與重寫。⁵⁷

有鑑於此，幾十年前，Richard Dorson便提出三個方法來鑒別作家文學作品中有多少真實可信的民間文學素材。首先，可以從作者生平看他是否生活在民間文學流行時代、地區，他個人是否對民間文學有興趣。其次是檢驗作品，看作者對民間文學的認知。最後，尋找確定存在的民間文學證據（應當包括內容、形式、風格等）。⁵⁸

而流行於台灣的〈屙屎嚇番〉傳說，不只是在民間傳講，也被作家視為是創作的題材寫入小說作品中，其代表就是李喬先生的《寒夜》。在這部小說裡，作者描寫到居住於南湖的墾戶為了自保，決定籌銀將威震先住民的黃金裘請來坐鎮一段日子，向先住民示威。然後，每月再請黃金裘的精銳槍隊到庄裡留駐兩天，以此來替代籌組大量民隘。這樣的提議，獲得黃金裘的首肯。

黃金裘來到南湖的那天，聲勢浩大，其所帶領的人馬也井然有序，像似正規的部隊。迎接的人員看到肥胖滾滾、高頭大馬的黃金裘從第一頂轎子走出來，和向來傳說他總是坐最後一頂轎子不同。他先是要槍隊朝天空發出三陣槍聲，

55 Edited by Richard Bauman,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p.13。

56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頁246。

57 Bruce A. Rosenberg, *Folklore and Literature—Rival Siblings*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1991), p.56-57。

58 Bruce A. Rosenberg, *Folklore and Literature—Rival Siblings*, p.57-58。

又要人敲鑼張揚黃金裘的到來，目的就是要威嚇原住民。接著，又要人把南湖庄的烏糖全部買下，還派人砍麻竹，切下約五尺長短，一邊留著節頭的隔片，再將這片隔片挖掉兩寸大小的圓孔，其他各節隔片除去。總共四枝備用，越大越好。另外，還要再備六尺長，可以套進大麻竹筒的竹竿四枝。眾人對他的要求及之後的所有行徑，包括煮熟百斤蕃薯、乾炒 50 斤白米後磨成粉及將收購的 50 斤米糠和豬油炒到稍微焦黑等等，完全摸不清其所以然。

最後，謎底終於揭曉，原來他要施行的是「屙屎嚇番」的計謀。先派人把香蕉和蕃薯揉成糊泥，又將磨好的米粉倒上去攪勻。另外，再把炒焦的米糠和烏糖均勻攪拌。午夜時分，派人穿著兩台尺長、五寸寬、鞋底墊著薄木片的怪草鞋，分四路到原住民常常出沒的山區「屙屎」，還要他們回程的時候，將草鞋掉過頭來穿。而所謂的「屙屎」，就是將那特製的糊泥倒進麻竹筒內，然後用小一號的竹竿套進筒裡，將糊泥從另一端擠壓出來。不僅如此，還在上面灑一層炒過的米糠，引老鼠、螞蟻等來吃食，使它們看起來更像大屎堆。而黃金裘的這些計謀果然唬住了「蕃仔」，他們怕的要死，不敢離開蕃社外出，甚至還派人來講和。⁵⁹

從以上李喬先生的描繪，可以清楚地看到「屙屎嚇番」的母題在其作品裡出現。不同的是，作家文學作品在形塑的過程中經常有較為細緻、複雜的敘述。⁶⁰以製成「巨屎」的情節為例，在民間講述的傳說最多不過是提到那是以香蕉和其他另一物品（如：牛屎）混合而成，並僅僅只是說明「塞到竹筒裡再擠出來」的步驟，輕描淡寫的把故事做個交代。但是，這樣的情節到了作家李喬手上，就變得更為精彩、豐富。除了香蕉之外，還加上了種種物品，企圖讓「巨屎」的模樣更為「逼真」，除此之外，在程序的敘寫上也相當細膩、繁複。而利用這樣的效果，成功地使小說當中那種撲朔迷離的氛圍達到最高點，讓讀者在閱讀時充滿了十足的想像力。⁶¹

李喬先生是苗栗縣大湖鄉蕃仔林人，他早期的小說，基本上都是取材於故鄉的苦難生活。他自己認為：文學創作，是要從族群生活的事實裡，找到人性

59 以上描述摘自李喬，《寒夜三部曲——寒夜》（台北：遠景，1997），頁105-132。

60 Man Lüthi透過格林兄弟的民間故事和法國兒童文學之父貝侯 (Charles Perrault) 的作品比較，發現作家文學作品在情節上傾向於較為細緻的描寫。見Man Lüthi, *The European Folktale: Form and Nature*, p.19-20。

61 2006年6月17日筆者透過電話訪談的方式，曾請教過李喬先生為什麼要在其作品中，增添許多原來口頭傳說所沒有的情節？根據李喬先生自己的說法，他的確認為傳說講述的方法實在不太像，所以，他才加上不少其他的細節，令故事充滿小說的想像力。

人間的真實，把它呈現出來。也就是從人，人間的內裏研究存在的真象。而文學是經虛構想像，變化以存實。⁶²由此可見，他寫作的靈感大部分就是源於自身的生活經驗或所見所聞。

另外，根據筆者對李喬先生的訪談，他也表示「屙屎嚇番」傳說在他小時候的記憶裡，是隨處可由長輩口中聽聞的。也就是說，他確實曾經生活在「屙屎嚇番」傳說流行的年代及地區。不過，他在吸收了傳說之後，並非完全照本宣科地寫入自己的小說裡。這當中，還融入了他自己對於這則傳說的思想和實際的見聞，然後加上一些新的元素。舉例來講，為什麼「巨屎」的製作過程要加上「蕃薯」，李喬先生說在他幼年的成長環境裡邊，香蕉其實並不多見，反而最常看到且又經濟便宜的是蕃薯，所以，他很自然而然地把這樣的經驗投射到故事內，讓原本的〈屙屎嚇番〉傳說有了不同的面貌。

從〈大人國〉的民間故事，到〈屙屎嚇番〉的傳說，再進而成為小說作家李喬先生寫作的素材，可以清晰地看到民間文學極其豐富的樣態。民間文學藉著口傳的方式，將各地的文化特色代代傳承下來。而它和作家文學是對比而又互補的存在，兩者互相滋潤、肥沃著，使得文字普及以後的文學、文化在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相潤澤之下更為豐厚而發展。⁶³

名聞遐邇的《奧狄賽》、《伊利亞德》兩大希臘史詩巨作，亦正是自流傳民間的古英雄傳奇彙編而成的，可見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是一樣重要。換言之，台灣作家如能善加利用豐沃的民間文學資產，不但能使其文學作品兼具世界性及本土特色，也能讓民間文學經由作家的創作找到新生命而延綿不息。於此，民間文學不當只是再被看作是粗俗的、不重要的邊緣學科，而應以新的思維來重新認識與珍視。

62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6），頁440-443。

63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民間文學工作手冊》（台北：文建會，1996），頁5-6。

參考資料

一、專書

研究資料

- 台中縣立文化中心編，《民間文學工作手冊》（台北：文建會，1996）。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台灣省通志稿（第23冊）》（台北：捷幼，1999.09），《台灣史料叢刊（6）》。
-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1996.10）。
- 范姜火工欽，《台灣客家民間傳說之研究》（台北：文津，2005.08）。
- 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台北：聯經，2005.03）。
- 連橫，《台灣通史（下）》（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03），《連雅堂先生全集》。
- 胡萬川，《民間文學的理論與實際》（新竹：清華大學，2004.01）。
- 斯蒂·湯普森著，鄭海等譯，《世界民間故事分類學》（上海：上海文藝，1991.02）。
- 程薈，《中國民間傳說》（浙江：浙江教育，1995.03）。
- 劉守華主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武昌：華中師範大學，2002.10）。
- Bruce A. Rosenberg, *Folklore and Literature—Rival Siblings*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1991)。
- Christie Davies, *Ethnic Humor around the World—A Comparative Analys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an Harold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orton, 1986)。
- Linda Dégh, *Narratives in Society: A Performer—Centered Study of Narration*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95)。
- Man Lüthi, *The European Folktale: Form and Nature*, trans. by John D. Nil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Max Lüthi, *The Fairytale as Art Form and Portrait of Man*, trans. by Jon Ericks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 Edited by Richard Bauman, *Folklore, Cultural Performances, and Popular Entertain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Viv Edwards & Thomas J. Sienkewicz, *Oral Cultures Past and Present: Rappin' and Homer*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Inc., 1991)。
- Antti Aarn's, *The Type of the Folktale—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aphy*, trans. and enlarged by Stith Thompson, (Helsinki: Suomalainen Tiedekatemia, 1964)。
- Edited by Claire Booss, *Scandinavian Folk & Fairy Tales* (New York: Avenel Books,

1984)。

D. L. Ashliman, *A Guide to Folktale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Based on the 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Stith Thompson, *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 (Vol. Fou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

民間傳說

金榮華整理，《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新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11）。

胡萬川總編，《龜山鄉閩南語故事（1）》，《桃園縣民間文學集（13）》（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2.11）。

胡萬川總編，《石岡鄉閩南語故事集（2）》，《台中縣民間文學集（5）》（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05）。

胡萬川總編，《東勢鎮客家語故事集（2）》，《台中縣民間文學集（15）》（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4.10）。

胡萬川、黃晴文總編，《東勢鎮客家語故事集（3）》，《台中縣民間文學集（20）》（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6.02）。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集組編校，《苗栗縣鄉土史料》，《耆老口述歷史叢書（21）》（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06）。

民間故事

金榮華，《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類型索引（1）》（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2000.01）。

林川夫主編，《民俗台灣（第四輯）》（台北：武陵，1990.05）。

施翠峰編著，《台灣の昔話》（東京：三彌井書店，1977.01），《世界民間文藝叢書》。

諺語

羅肇錦總編，《苗栗縣客語諺語、謎語集（1）》，《苗栗縣民間文學集（8）》（苗栗：苗栗縣文化局，2000.10）。

小說作品

李喬，《寒夜三部曲——寒夜》（台北：遠景，1997.05）。

二、論文

吳文星，〈苗栗內山的拓荒者——黃南球〉，《台灣近代名人誌（第3冊）》（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01）。

胡萬川，〈土地·命運·認同——京官來台灣敗地理傳說之探討〉，《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期（2005.10）。

胡萬川，〈關於台中縣民間文學的採集出版〉，《石岡鄉客語歌謠》（豐原：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2.06），《台中縣民間文學集（1）》。

彭衍綸，〈台灣民間故事發展概況〉，《漫談白賊七故事》（台北：雲龍，2001.12）。

Bengt Af Klintberg, "Legend Today", in *Nordic Folklore*, ed. By Reimund Kvideland & Henning K. Schmsdorf,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Bengt Af Klintberg, "Do the Legends of Today and Yesterday belong to the Same Genre", in *Folklore—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II)*, ed. by Alan Dundes, (New York : Routledge, 2005)。

五、電子媒體

林培雅，〈民間文學概況〉，《2004年台灣文學年鑑》，（來源：<http://www.chinese.pu.edu.tw/2004/Future/FutureShow.asp?Bno=6>）。

